古鏡重磨方 全

御製古鏡重磨方篇題

人之本性稟賦于天昔之
鄒聖常道性善寂然弗動
心之體也感而遂通心之
用也卓彼聖者生知自然

于嗟衆人學而猶矇一理
在我其何外求人莫弗知
攻之者欲心猿意馬奔馳
於外何以制之曰誠與敬
惟此一書先正所輯何名

以鏡意盖深焉鏡乃本明
蔽者垢塵心自湛然物欲
外誘鏡之蔽矣猶欲重磨
心之昏矣其弗自醒此何
由乎即一欲字欲磨塵鏡

蓋為外飾心弗自磨汨於其欲噫彼磨鏡只照妍媸磨我一心廓然復初何苟於外反昧其本予於此題尤有興感鏡之垢磨其蔽

也易心兮瑩澈何乃自昏
內直外方明鏡止水苟非
昏蔽其何重磨雖其然矣
抑有勉焉成湯聖也日新
又新宣曰自明忽乎誠敬

誠也敬也若輪若翼徹上

徹下成始成終予將誠敬

爲爾磨石匪我臆論聖訓

昭在莫曰言教聖賢臨汝

若弗克己上負蒼蒼於乎

帝王奚比匹庶紛華波蕩
制之尤難其欲制之天理
而已夙夜兢兢如在其上
雖弗求放自可檢束惓惓
于此夫豈他哉

列朝付托惟汝一人曉夜興
思惕然兀寐特題是書訓
飭胄子浚爾元良一心體
膺

歲甲子暮春朔朝題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
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
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臣金在魯奉

教謹書

古鏡重磨方目錄

主一齋銘

書字銘　晦菴先生

紫陽琴

窻銘

寫照銘

敬齋箴

調息箴

警學箴

磨鏡磨心自有方
曰心曰鏡本明光
明道伊川乃正路
晦庵闕里是本鄉

周朱子韻

自製自筆

古鏡重磨方

盤銘　成湯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席四端銘　武王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

鑑銘　同前

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　同前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
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　同前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
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同前

於乎危於忿懥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

忘於富貴

金人銘 古之慎言人也 周廟

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誡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

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
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
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
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座右銘　崔子玉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而勿念受
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

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

座右銘　　魏下蘭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蒙屋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

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
不爲福先不與禍隣守玄執素無亂大倫
常若臨深終始惟新

座右銘

白居易

勿慕富與貴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
賤安足云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
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
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

歧居與正爲隣於中有取舍此外無疎親
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眞養內不遺外動
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
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
諸紳終身且自勉身歿貽後昆後昆苟反
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　李至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

尤人不如尤已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箴安動有悔何如靜而不動大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則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槃水銘　司馬君實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
勿使小欹小欹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
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司馬公布衾銘　范堯夫

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
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
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
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

顔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
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
之陋其可忽諸

茅齋銘　　　　魏華父

茅之爲物可植可茵可藉可蕝可包可束
堅剛潔白君子之屬肆古宮室編茅架木
土階簡簡清廟肅肅侯苴分社農綯乘屋
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抑亦觀德

於泰象陽於詩比玉一尾葺之分考工所錄
追其流弊文題刻桷去潔尚華損剛從欲
趙君之居澗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
睹名知訓我銘維服

座右銘　　　范益謙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
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
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

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滛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與人附書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廣於存心修身大

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五箴　　韓退之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

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
維辟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
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
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
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
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

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
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
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
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楮衾銘 示子志道　　真西山

楮君之先滕同厥宗麻源湛盧豈其分封
粵有智者創之為紙傳聖賢心衣被萬世

巧者述之製爲斯衾覆冒生人厥功亦深
朔風怒號大雪如席晝且難勝况於永夕
豈無纖纊衣以厚繒擁之高眠可當嚴凝
井地不行民俗多窶終歲之屢弗給布絮
一衾萬錢得之曷繇不有此君凍者成丘
我嘗評君蓋具四德盎兮春温皜兮雪白
廉於自鬻樂於煥貧誰其似之君子之仁
我方窮時惟子與處豈如弁髦而忍棄女

不歃而盟偕之終身且將傳之于萬子孫

洛爾小子惟素可寶敝緼是慚豈曰志道

奢不可縱欲不可窮去華務實前哲所同

以後致喪何羨乎季倫之錦障以德見欽

何陋乎溫公之布衾怵心一開其流曷已

虎攫狼呑寔自茲始故曰儉者廉之本廉

者行之先吁嗟汝曹可不勉旃

四勿箴并序　伊川先生

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
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西銘　橫渠先生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同前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體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克己銘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
物我旣立私爲町畦勝心横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
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
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爲寇讎今則臣僕
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磎安取厥餘
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

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座右銘　張思叔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飮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心箴　范蘭溪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
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
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
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求放心齋銘　晦菴先生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本集相下有之字未詳是否

尊德性齋銘

内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爲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
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
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滛視傾聽惰其四肢
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
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
執玉奉盈須臾顚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四齋銘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孰食

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
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
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
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

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
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
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
内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南劒州尤溪縣學四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熹爲題其榜又推其意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
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
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
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
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
卓㦲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
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

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令不爲惟古是學
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蒙齋銘 據性理大全以係朱子今按眞西山集有此銘其序云桂陽史君張侯某以蒙名齋西山傻眞某取果行育德之義為之銘然則當改係西山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處不具
維象之顯理寓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
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亦厚于德

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
卦之有蒙内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
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
其出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
有崇兹山潤澤所鍾維静而止出乃不窮
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
是以君子取法于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爲
維行有本槃德焉出是滋是培其體乃立

靜而養源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
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匱
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目擊道存
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同上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
內而立心曰直是貴維敬則直不偏以陂
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

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
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眞
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
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
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
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
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闒焉沈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

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猷如敵斯克
怠欲旣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
一念小差睨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敬齋銘　南軒先生

天生斯人良心卽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
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
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
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

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
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于天德
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
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
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
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
是則天命不過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
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

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
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
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
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
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
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

靡違嗟勉哉自適畀惟勿替日在玆

書字銘　晦菴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

放意則荒取姸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紫陽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

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鈎其深

牕銘

言思毖動思躓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将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元爲予寫照因銘自戒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要保無窮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斁
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
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
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
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警學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
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
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
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
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
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
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

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
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奥旨宏綱星陳極拱
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功
陰闔陽開一靜一動於穆無彊全體妙用
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
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具此全美

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
有萌其蒴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
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
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贊　南軒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
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
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

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
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
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主一箴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愼厥彝則靡有忒
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
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
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

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名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

攸屬者則曷嘗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
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
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
意子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曰程
氏之徒有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
亦有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皆非歟曰
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而非
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謂心有知覺者可

雞犬之放欲其知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
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
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
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
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
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
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

明窓棐几淸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勿齋箴 爲陳無競作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
人而不仁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
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
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非禮勿徇
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
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

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斡鈞石必隨
我乘我車駟馬交驟孰範其驅維轡在手
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
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鈞飆馳孰敢干命
衆形役役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内守愈安
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
莠盡苗長醅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
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玆在玆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爲陳若虛作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
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
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
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
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
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

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已千弗止弗已
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淸光自全
曰人與天旣判復合渾然一眞諸妄不作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
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
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

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

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

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懔懔乎瘝恫

敬銘　吳草廬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
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
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
整齊嚴肅端莊静一戒愼恐懼兢業戰栗
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
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
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
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顔之愷悌孔之温恭孔顔徃矣孰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純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泯若圭角泰然心胷如玉之潤如酒之醲睟面盎背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

和粹之氣涵養之功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頮其垢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污漱之則卽無面雖垢頮之則卽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淸是知齒本無污其污也實自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淸其形之墨也

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汚誰之辜面本白
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誰之
愆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朝類其
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白者復如玉
盍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滌雪舊染
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己當如
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
一毫點汚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

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旣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人然人然

自脩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旣知

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何履其事
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爲喜怒
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爲耳目鼻口手足
四支之則若何而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之常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
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
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
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

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紾兄摟子食色乃得將紾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飮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欲流乃可聖賢

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惟愼其獨
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恣情悅目
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
如或不然是人其天貪淫蠱惑有愧格言
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恥未足議道
嗚呼食色令其戒玆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

苟孝於親是能爲子苟弟於兄是能爲弟
能爲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
盡乎人倫堯舜爲至然其爲道孝弟而已
知斯二者卽所謂智節斯二者卽所謂禮
實有二者卽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
五常百行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
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爲周徧實外倫理
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爲耳

嗚呼仁義爲之由己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己私旣克天理復還
克他未得但加裁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
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
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
被吾戰勝遠屛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
或敵在內驅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

雖不得入禍胎猶在守備一踈又被攻壞
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敵敢力鬭
一日克己隨卽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
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
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旣已芟夷復蘊崇之
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蟊賊
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爲學亦然其可不力
以士希賢顏眞準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理一箴

或問予天予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 理實主是無聲無臭於穆不已天之爲天斯其爲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

大哉至哉理之一言天以此理位上爲天
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焉
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已
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
天地與人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
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
天地無情純乎一眞至誠不息終古常新
曰天地人理則惟均或不相似以人有身

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與天地參
理渾然一形肖而三下聖一等于時保之
未能樂天畏天之威畏天伊何無終日違
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惟天惟聖
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
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
如臨如履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
如或不爾禽獸不遠人物之初理同一原

人靈於物曷爲其然形氣之稟物得其偏
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
全體通貫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
氣有淸濁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
濁者惡者愚不肖也其淸其美則爲賢知
得美之美得淸之淸無過不及純粹靈明
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爲聖人至誠無妄
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

愚而不學是自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
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四而實一窮亘今古
四者之内物爲最賤天地與人則無少間
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賛下甘物爲
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歧
理爲本一人自爲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
困知可賢聖可學能奈何爲人不求踐形
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爲百行別爲四端

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
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
理萬而一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
在天曰理在人曰心理一曰實心一曰欽

夙興夜寐箴　陳茂卿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
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
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

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
乃啓方策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
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
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
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
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參
讀書之暇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
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

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
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玆在玆日夕乾乾

絅齋銘 爲東巖王次點作 眞西山

衣錦絅衣裳錦絅裳有美于中而弗自章
云胡昔人若是其晦爲己之功無與乎外
懍焉戒惕于隱于微我欲亡愧匪蘄人知
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
細入有善汲汲㬥揚敝縕中闕文錦外張

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撲兮若無至美森具
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聲臭泯然緜此其基
淵乎至哉聖學之妙入德之門曰惟至要
猗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偕

讀書樓銘　張南軒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達天心
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
嗟哉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

孰不讀書而味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
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曁
嗟哉學子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
厥初維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
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梏
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于乃躬以察以體
積功旣深有燀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
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爲

若火始燃若泉始達推之自玆進孰子遏

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

嗟哉學子益敬念玆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王文憲曰此篇俊健通達足以起千古之沈痼○而味厥旨之味疑作昧

葵軒石銘

正爾衣冠無惰爾容謹爾視聽無越爾躬

爾之話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

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無失其宗

外之云爾攸保于中中之克固外斯牽從
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于石用儆爾慵

南劒州尤溪縣傳心閣銘 爲石子重作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墮厥命
惟聖有作純乎天心修道立敎以覺來今
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
鄒魯云邈異端日滋白首章句倀倀何之
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源以識其大

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玆
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旣自得之又光大之
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
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間其幾
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
有屹斯閣尤溪之濆翼翼三子繪事孔明
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
咨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

于味其言于考其爲體于爾躬以會其歸
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
傳心之名千古不渝洛爾後人無替厥初

顧齋銘 爲宇文紹節作

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
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
於其有言則顧厥爲豪釐之浮則爲自欺
克謹于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

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愆
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
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
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魯齋箴

北山何文定公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旣爲記以自警
復俾其友人何基仲恭父作箴揭之基
謂王子非魯者而自以爲魯豈不以昔

者曾子之在聖門見謂爲魯而一貫之
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
學以收曾氏之效也與其志可謂遠矣
乃爲之箴曰
維人之生均禀太極萬理森然咸具物則
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
曷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
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

匪得于魯而得于實確固深純精粹嚴密
稽其用功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
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纖是悉
聞禮聞孝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
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
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
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
勿安於魯謂學無益由魯入道有魯可式

氣禀之偏則懲則克義理之微則辨則析
知行兼盡内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
人百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
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于魯豈不大惑
我作斯箴侑坐是勤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愛日箴 為族孫璞作 王魯齋文憲公

天地之化一日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駿奔
是以君子自強不息審己乾乾夕焉斯惕

禹惜寸陰周公待旦矧是聖人罔敢或倦
出作入息衆人蚩蚩自暴自棄老大傷悲
我年甞少我學不力明德昧昧噬臍無及
嗟爾小子毋曰妙齡髫齔幾何傾傾而巾
爾寒襲裘爾飢重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
窻牖明潔硯席靖夷於焉不學烏獸須眉
相期爾深爾勵爾勉毋視他人我監不遠
一善一惡夢覺之間一喜一懼父母之年

於斯二者兢兢業業毋怠而忘毋作而輟
東方明矣圖書滿前視此名扁千程一鞭
日云暮矣默計爾程歌此銘詩氷炭爾衷

虛舟銘　　眞西山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郡齋有小
室名方舟欲易之未暇也雙井黃子廼
以爲名余忻然爲作四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浟浟長川縱其所之

云誰有船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怨奚讟
德人天游其中休休我無愛憎物自春秋
雨露零零孰知其德雪霜凝凝豈曰子刻
伯氏無尤李平見思懷哉兩賢心事可師
紛紛小夫欲蔽私窒森然戈矛動與物敵
浩翁有言吾誰疎親子令自名豈其後人
世塗漫漫濤激浪洶徃安子行萬變勿動

古鏡重磨方終

古鏡重磨要古方
眼明偏與日爭光
明明直照吾家路
莫指并州作故鄉

右　朱夫子送林熈之詩五首中一首
李先生手寫箴銘取此詩首句之義以
名之學者其有以體之哉玆弁諸首使
開卷敬翫知此書所以得名之意云
萬曆丁未六月日　門人鄭逑敬識

古鏡久埋沒重磨未
易先本明尚不昧往
哲有遺方人生無老
少此事貴自强衞公
九十五懿戒存圭璋

右 李先生手題箴銘之後以寓用古方磨古鏡之義意固深矣古人之老而不已者豈唯武公哉大禹受精一之訓年七十三歲矣武王受敬義之書年八十七歲矣今人少而自棄者固不足云老而不力者亦已矣夫寧不哀哉 先生之詩實亦磨鏡之至方也哉述敬識

古鏡